



越冬指南

吳 捷

地球的溫帶、寒帶，每當晚秋初冬，植物和動物都忙碌起來。喬木和灌木落葉，常綠樹延緩生長，熊和蛙準備冬眠，候鳥和蝴蝶不辭千萬里往溫暖地區遷徙，留鳥積蓄脂肪胖成一個個小絨球，松鼠把越冬所需的食物東埋西藏。人類，只有人類，輕衫小褂邁出大門，望着彤雲欲雪的天色，搓搓雙手，打個寒噤：「可恨的冬天！」

古往今來，人們讚美春的生機，夏的繁茂，秋的圓熟，卻畏懼冬的肅殺和苦寒，也常把冬比作陰暗、清冷、困苦的人生低谷，並且自我安慰：「冬天到了，春天還會遠麼？」然而春秋代序，四季更迭，春天之後不久，冬天必然又來，「越過高峰另一峰卻又見」，那時，你可怎麼辦？

最近翻完心理學家Kari Leibowitz的近作《How to Winter》（越冬指南），內容可概括為：舒服過冬=心態+裝備。此公式適用於溫飽無憂的幸運人類，比如你我。其實何止過冬，人生幾十年連走帶爬，全靠良好心態加充足裝備啊！沒有準備好，當然凡事皆可恨了。

以心態而論，冬天其實優點多多。

優點一：蚊蟲死光光！

優點二：聖誕、元旦、農曆年，節日多！

優點三：下雪！雪是美的，「聯翩飛灑，徘徊委積」，只要你是在溫暖的室內看雪，而不是行駛在路上。

優點四：只需層層穿暖和了，就不怕寒冷。北歐國家俗語：「不是天氣糟糕，而是穿錯衣服。」夏天熱，解衣磅礴，卻也只能脫到一定程度吧？對冷氣、泳池、冰水等裝備依賴太高。

優點五：安靜。如果你生活在以高端大氣上檔次著稱的北美，冬天是耳朵最溫柔的夢鄉。因為，每年其他時間，總有機器嗡嗡不絕。四月初，割草機來了。從小農作坊式的手推車，到坦克般的巨無霸，昨天左鄰割，今天右舍割，明天隔街那家人割，後天你自己僱的割草機轟然而至。它們一來，室外鳥獸四散，家中談話必須終止，貓夾着尾巴鑽到床下，窗外噪音和塵土的波浪中，割草機往來怒吼。如此要持續到十二月中旬。十二月啊！寒天凍土，仍然有熱愛割草的人士嗡嗡嚶嚶。其割草機或許是「貪官」牌，只會猛刮地皮。更有大號吹風機（leaf blower），與這些割草機遠近呼應。春夏吹碎草，秋冬吹落葉，人手一個小鋼炮般的大長圓筒，對着地表嗚嗚猛吹。校園裏也不例外。每周一次，校工集體出動，吹得沉渣和草葉漫天飛舞，師生就在這滾滾紅塵中穿行，令人由衷感慨：好高雅，好有文化哦！深冬，一切終於安靜下來。因為草根刮盡，塵土糊滿各家門窗和屋檐，割草機和吹風機也就滿意地冬眠了。

凡此種種，皆屬良好心態。如果你像我一樣怕蟲子，喜安靜，追求極簡裝備，寒晨與雪夜讀書之餘願意享受節日氣氛，則冬季是你的季節。

至於發熱或保溫的裝備，無非「內」、「外」二種。內者，熱的飲食，使人從內裏暖和起來。糖炒栗子、烤白薯（也稱為「烘山芋」、「烤地瓜」等），捧着滾燙，吃起來唏噓不已，在冬天特別顯得滋味濃郁。熱巧克力、熱蘋果汁、熱花草茶，惠而不費，啜一口，幸福感迅速提升。外者，厚的衣帽、鞋

襪、毯子等等，不但保溫，有的還軟軟絨絨，給人受到呵護的感覺。產生熱量的暖氣、壁爐、熱炕，打開就一室生春。

有位美國朋友對我抱怨：「暖氣開得足，床鋪仍然冷，又不願用電熱毯，怎麼辦？」我：「用熱水袋呀！」橡膠熱水袋在美國稱為「熱水瓶」，是很古早的東西了。那位美國朋友的父母，即上世紀三十年代「大蕭條」時出生的那代人，多少還用過，之後不知為何，銷聲匿迹。熱水袋在中國倒是價廉物美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，我在中國網店下單，送了那位朋友一個，據說現在每天摟抱着形影不離。

從前我從中國帶熱水袋來美，熨腳暖被。但每過數年，橡膠老化，必須換新，否則它遲早會「尿床」——漏了。乾脆購置銅質「湯婆子」，能陪伴一生。記得祖父母在上海的石庫門老房，床上曾蹲着個臉盆大的湯婆子，睡前灌滿滾水，燙得很。「湯」，古漢語意為滾水，如「赴湯蹈火」。湯婆子是裝滾水的，小湯山有溫泉，「清水池湯」是澡堂的雅稱。現代日語漢字「湯」還保留了「熱水」之意。去九州溫泉勝地別府市，滿街是招牌，左一道「湯」，右一道「湯」，「湯治」就是溫泉療養的方式。

再之前，唐魯孫老先生回憶過，他有個朋友，體質上火下寒，不能睡熱炕，腳又怕冷。於是每天晚飯後，他把兩塊磚在煤球爐上炙烤，睡前取下，用毛巾包裹，塞入被窩，「一霎時春溫被底」。而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，曾將爐火餘燼中的煤炭

裹入厚布以暖被。不問古今中西，人類生活的智慧都是相通的。

還有一種「終極熱水袋」，不插電，無需滾水，自然而然發熱：家貓。不過要看貓的性格。我家的大貓非常呆萌可愛，但比較獨立，不願在人腿上趴着，而小貓恨不得二十四小時膩在人身上，是個「超級熱水袋」貓。不過，沒有熱水袋會像她一樣「咕」打嗝，「噓」打哈欠，「哎呀」打鼾。摟着她，軟軟茸茸，熱熱乎乎，冬日幸福，無過於此。

如此，衣食無憂的基礎上，培養出平和的心態，準備好健全的裝備，無論春夏秋冬，都能夠過得舒坦。大自然秋收冬藏，冬天也許不宜播種、登高、採集、衝鋒陷陣。但只要順應節律，把衣服穿暖，把步伐放緩，緩步徐行，花些時間回顧和反思，更注重體力和閱歷的逐日累積，冬天就能化作用來享受的季節。



▲十二月十八日，市民在湖南省長沙市烈士公園與小貓互動。
新華社

「米菲，全世界的好朋友」



市井萬象
「米菲，全世界的好朋友」北京站
正在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。本次展覽的主題圍繞「成長、友誼與愛」，展覽將持續至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。

新華社



當AI遇見藝術



黛西札記
李夢
談及二〇二五年度熱詞，人工智能(AI)一定榜上有名。從年初DeepSeek發布推理大模型給全世界帶來驚喜，到中國、法國、印度等六十一國簽署《巴黎人工智能宣言》，從人形機器人愈來愈頻繁地服務於各類場景，到三亞、上海和香港等城市紛紛舉辦AI藝術節探討科技與藝術的創新共融，人工智能早已跳脫原本的科技與學術範疇，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談常用的新潮流。

上周五至周日，首屆「香港國際AI藝術節」引來不少關注，展場內更有眾多中小學生集體觀展並參與AI科普工作坊，很是熱鬧。

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會AI藝術展聚焦藝術和藝術跨界，三亞紅樹林AI藝術萬人展關注文旅與科技融合，香港首度舉辦的AI藝術節一方面關注科技與藝術的對話，另一方面也為科技助力產業發展搭建平臺。展場一側，著名藝術家徐冰的《人工

智能無限(AI-FI)電影》以及費俊與劉正奎合作的互動影像裝置作品《情緒劇場·山水心境》固然吸引目光；法國藝術家特雷塞特創作的、能夠為人類繪製肖像的機器人裝置，以及瑞士兩位藝術家帶來的、以機械狗為主要元素的互動裝置《備用包》，帶引觀眾思考人機共生等科技倫理命題。

而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展區另一側的「機器人嘉年華」互動體驗區。來自內地、香港及海外的科創公司紛紛展出其形態各異的新產品：人形機器人擔任嚮導或製作咖啡，靈巧手和外骨骼等輔助日常勞作及家居養老，展現未來科創與生活深度融合的圖景，讓人耳目一新。

來自深圳的一間機器人公司，現場展示了新研發並批量上市的陪伴型機器人。這些機器人小巧可愛，乍看像最近很受年輕人追捧的潮玩公仔，細看，原來它們能夠實時與人對話，根據不同場景和環境給用戶提供情緒價值和情感陪伴。可見，不論科技如何迭代更新，不論藝術潮流如何起伏，關顧人類情感、探討愛與被愛的藝術品和科技產品，從來不會過時。



英倫漫話
江 恒

諧的聖誕小說。

哈代的這部短篇小說名叫《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》，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發表在聖誕年鑒《聖誕老人：我們孩子的預算》中。當時他正在創作《還鄉記》，此前他已經出版了五部小說，包括奠定了他作為成功小說家地位的著名作品《遠離塵囂》。由於聖誕年鑒的內容介紹很簡短，只提到書中充滿了有趣的短篇故事、歌曲、謎語和藏頭詩，哈代的名字被夾在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之間，因此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。這也導致後來有關哈代的研究成果豐碩，對這個故事的文學評論卻不多，就連哈代本人在自傳中也未提及。

不過，該小說之後被收錄到哈代的妻子艾瑪於一八八〇年編纂的「哈代作品清單」中（該清單現藏於多塞特郡博物館），並被歸類為「兒童文學」。雖說故事是兒童題材，但對於成年讀者來說，仍有很強的可讀性及警世意義。與狄更斯的《聖誕頌歌》將社會評論巧妙地融入虛構的故事中有所不同，哈代毫不掩飾其標誌性的寫實風格，他把故事背景放在布萊克摩爾谷，這片土地被描述為「肥沃而略顯荒涼的地區」，後來成為他筆下《德伯家的苔絲》悲劇故事的著名背景。

故事發生在聖誕前夕，十四歲的主人公休伯特騎着他的小馬，一路唱着聖誕頌歌回家。但就在電光石火之間，休伯特被一群故意塗黑臉的強盜襲擊，並

聖誕故事

提起聖誕節讀物，很多人會想到狄更斯或布里格斯的經典聖誕故事，但鮮為人知的是，以描寫悲劇和揭露人性聞名的哈代，也曾寫過幽默諧的聖誕小說。

哈代的這部短篇小說名叫《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》，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發表在聖誕年鑒《聖誕老人：我們孩子的預算》中。當時他正在創作《還鄉記》，此前他已經出版了五部小說，包括奠定了他作為成功小說家地位的著名作品《遠離塵囂》。由於聖誕年鑒的內容介紹很簡短，只提到書中充滿了有趣的短篇故事、歌曲、謎語和藏頭詩，哈代的名字被夾在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之間，因此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。這也導致後來有關哈代的研究成果豐碩，對這個故事的文學評論卻不多，就連哈代本人在自傳中也未提及。

哈代的這部短篇小說名叫《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》，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發表在聖誕年鑒《聖誕老人：我們孩子的預算》中。當時他正在創作《還鄉記》，此前他已經出版了五部小說，包括奠定了他作為成功小說家地位的著名作品《遠離塵囂》。由於聖誕年鑒的內容介紹很簡短，只提到書中充滿了有趣的短篇故事、歌曲、謎語和藏頭詩，哈代的名字被夾在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之間，因此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。這也導致後來有關哈代的研究成果豐碩，對這個故事的文學評論卻不多，就連哈代本人在自傳中也未提及。

儘管哈代的小說缺乏狄更斯作品中那種節日般的奢華感，但它也以其獨特的方式，對聖誕節進行了顛覆性的諷刺。哈代生動地描繪了休伯特，一個自耕農的兒子，憑藉一己之力，智勝了他遇到的住在豪宅裏的上流社會家庭，以及融入特權成人世界後所感受到的那種勝利感。儘管休伯特因村民們對他誠實的懷疑而感到難過，但村民們的歡聲笑語、熱鬧的場面以及他們展現出的幽默風趣，還是讓他身心都感到溫暖。最終他也像老男爵西蒙一樣開懷大笑，歡樂地聽着他們的故事和妙語連珠的對話。

正如評論家江恒所說，儘管這個故事的主線是一起針對小男孩的、並不喜慶的襲擊事件，但其探討的卻是更廣泛的社會問題。哈代出身工人階級家庭，沒有上過大學，覺得自己與倫敦的文學菁英格格不入。他對貧富差距的敏銳洞察貫穿了他的作品，《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》也不例外。主人公休伯特是個局外人，他偶然闖入了這場富人聚會。他不僅在盜賊藏身之處，等到所有人都入睡後再行竊。

不久後警報解除，有錢人回來繼續他們的慶祝活動，卻絲毫沒有察覺到盜賊們正躲在壁櫈裏伺機而動。這時，休伯特出現了，他向人們講述自己偷聽到的盜賊計劃，但大家並不相信他的話，甚至有人懷疑休伯特也是個盜賊。於是，這個足智多謀的少年想出了一個主意，他假扮成一個擁有「在壁櫈裏製造風暴」能力的魔術師，最終揭露了盜賊們的真面目。

儘管哈代的小說缺乏狄更斯作品中那種節日般的奢華感，但它也以其獨特的方式，對聖誕節進行了顛覆性的諷刺。哈代生動地描繪了休伯特，一個自耕農的兒子，憑藉一己之力，智勝了他遇到的住在豪宅裏的上流社會家庭，以及融入特權成人世界後所感受到的那種勝利感。儘管休伯特因村民們對他誠實的懷疑而感到難過，但村民們的歡聲笑語、熱鬧的場面以及他們展現出的幽默風趣，還是讓他身心都感到溫暖。最終他也像老男爵西蒙一樣開懷大笑，歡樂地聽着他們的故事和妙語連珠的對話。

正如評論家江恒所說，儘管這個故事的主線是一起針對小男孩的、並不喜慶的襲擊事件，但其探討的卻是更廣泛的社會問題。哈代出身工人階級家庭，沒有上過大學，覺得自己與倫敦的文學菁英格格不入。他對貧富差距的敏銳洞察貫穿了他的作品，《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》也不例外。主人公休伯特是個局外人，他偶然闖入了這場富人聚會。他不僅在盜賊藏身之處，等到所有人都入睡後再行竊。



▲十二月十七日，在英國倫敦，車輛駛過懸掛綵燈的街道。
新華社

聞一多與臧克家的「知己」師生情(上)



燈下集

今年是我國著名詩人臧克家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，同時還是他的恩師聞一多先生創作《七子之歌》一百周年。

一九二五年三月，已在美國留學兩年多的年輕詩人聞一多因濃烈的思鄉情，加之留學生活的波折，一天當他想到自己那遠在萬里之外的多災多難的祖國母親，他有感而發，選擇了七個為外虜侵佔的土地，「香港」「澳門」「台灣」「威海衛」「廣州灣」「九龍」和「旅順」大

連」，「為作歌各一章，以抒其孤苦亡告，眷懷祖國之哀忱」。在香港篇中，他這樣寫道：「我好比鳳闕階前守夜的黃豹，母親呀，我身份雖微，地位險要。如今獵惡的海獅撲在我身上，啖着我的骨肉，啖着我的脂膏；母親呀，我哭泣嚎啕，呼你不應。母親呀，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！母親！我要回來，母親！」

同年五月，聞一多提前結束在美國的留學，回到自己摯愛的祖國在高校任教。一九三〇年夏，聞一多受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之邀，前往國文系任教。正是這次任教，讓他為中國詩壇發現並培

養了一位希望之星。那一年，二十五歲的臧克家借四叔臧瑗望的文憑前往青島報考青島大學。在數學考試中，臧克家面對試題一籌莫展，因他在高中開學不久便隻身前往武漢參加大革命，高中數學他幾乎沒有學過。結果可想而知，他的數學成績最後為零。這樣的成績根本不可能讓他有機會考入青島大學，但臧克家是幸運的，這幸運源於他的詩歌和一位伯樂。

當時青島大學國文考試共有兩題，一個是《你為什麼投考青島大學？》，另一個是《雜感》，兩題可任選一道，但臧克家對這兩題都進行了認真作答。他在《雜感》一題中，更是用心寫下了

三句話：「人生永遠追逐着幻光，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，誰便沉入了無邊的苦海！」這三句雖短小卻飽含哲理。主考官聞一多以詩人特有的敏銳，看出臧克家是一個極有潛質的可堪造就的詩才。一向判分極嚴的他，竟給了臧克家九十八分的高分。而後，更是力薦學校將數學考試為零，根本無法錄取的臧克家破格錄入青大外文系。正是因為聞一多的堅持，青島大學錄取了臧克家。當臧克家接到青大通知書時，他很感意外。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數學成績為零，而且青大這次招生要求很嚴，很多人都落榜了。

入學後，臧克家在外文系的學習也

並不順利，他很想轉投到聞一多任教的國文系。但他知道在當時情況下轉系十分困難，可為了自己的前途，他只得鼓足勇氣走進國文系主任聞一多的辦公室。當他進去時，發現已有好幾個學生站在那裏，他們都想轉到國文系。可聞一多對來的學生們說：「不行了，人太多了。」這些學生只得失望地走了，最後只剩下還有些不甘心的臧克家一個人。聞一多很詭異，便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臧克家回答道：「臧瑗望。」聞一多一聽就說：「好，你轉過來吧，我記得你的《雜感》。」就這樣，臧克家憑藉著《雜感》和聞一多的愛才之心順利轉入國文系。